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柳 台 章
香 兰 林



名著恒久远

代代永相传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[第3辑]

章台柳·林兰香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章台柳 / (清) 不题撰人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03.2

(中国古典文学名著. 第3辑/陈余齐主编)

ISBN 7-5034-1323-9

I. 章… II. 不… III. 传奇小说—中国—清代 IV. I242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06574 号

163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

印 刷: 北京通州鑫欣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印 张: 384 字数: 9600 千字:

版 次: 200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890.00 元

文史版图书如有印、装错误, 工厂负责退换。

章
台
柳

清·不题撰人

目 录

- | | | | | |
|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|
| 第 1 回 | 李侠士豪情赠骑 | 唐明皇御幸春游 | | (1) |
| 第 2 回 | 章台愁锁怀春女 | 曲院欣逢悄意郎 | | (5) |
| 第 3 回 | 佛殿中欣传玉合 | 幽闺里巧露机关 | | (8) |
| 第 4 回 | 侯节度新蒙敕授 | 轻娥婢细问根由 | | (13) |
| 第 5 回 | 韩氏子明园配柳 | 李家郎弃产寻仙 | | (16) |
| 第 6 回 | 沙番归顺禄山逆 | 韩子登荣柳氏欢 | | (20) |
| 第 7 回 | 斩逆使侯公拒间 | 初登第员外参谋 | | (23) |
| 第 8 回 | 果老仙偈言指教 | 法灵寺祝赞平安 | | (27) |
| 第 9 回 | 韩参军东会青州 | 唐陛下西迁蜀地 | | (32) |
| 第 10 回 | 因避乱柳娘祝发 | 怜娇眷长老收徒 | | (36) |
| 第 11 回 | 华山上逢婢谈旧 | 幕府中寄诗遣奴 | | (39) |
| 第 12 回 | 奚奴问息逢尼院 | 光弼功成奏凯歌 | | (42) |
| 第 13 回 | 入虎穴柳姬底节 | 访云台故友谈心 | | (47) |
| 第 14 回 | 沙王府主婢欢遇 | 通政门合囊互投 | | (52) |
| 第 15 回 | 许虞侯计归完璧 | 沙将军疏还紫骝 | | (57) |
| 第 16 回 | 尚书郎议奏丹陛 | 方外人同蒙敕封 | | (61) |

第 1 回

李侠士豪情赠骑 唐明皇御幸春游

词曰：

华堂春色浓于酒，花插盈头杯在手。百年三万六千场，人世难逢开笑口。青天高明闲搔首，眼底英雄谁更有？试歌垂柳觅章台，昔日青青今在否？

右调《玉楼春》

李王孙仙游浊世，许中丞义合良缘。

柳夫人章台名擅，韩君平禁苑诗传。

话说唐朝天宝年间，有一才子，姓韩名翊字君平，本贯邓州南阳人氏。生得颜如宋玉，貌似潘安，儒雅风流，性情洒落，胸藏五车之书，口擅八义之技，学压班马，才冲斗牛。但家室萧条，尚未婚配。只为应试礼部，因而流寓京师。囊囊已空，衣食莫给。幸遇长安城中一个李王孙，散财结客，置驿邀宾。犹如孟尝君，不亚孔北海。与韩生萍水相逢，却相交甚契。但他的真名真姓，总不肯道出，一概称为李王孙。大约是有托而逃的光景，韩生亦不能深究，惟有朝朝把臂，日日谈心，总不厌倦。一日，当二月中旬，春和景丽，残梅洒雪，细柳餐风，意欲约李王孙携他家乐，郊外一游。恰好李生来访，让至高中，分宾主坐定。韩生道：“小弟蒙兄矜爱，诛般周济，高厚之德，何以报之。”李生道：“我们义气相投，斯文契合，另是一种神交，岂同那世上一等怪酸的，惟知锦上添花，谁肯雪里送炭。以后这些感激套话，韩兄再不要提起，才是吾辈相处哩。此时花朝在迩，风景渐和，欲到春郊闲游，一开吟兴如何？”韩生道：“正有此心，至期敬当

如约。”李生道：“韩兄，你抱此才学，不久待诏金门。但这时节，内廷专宠，边将擅兵，眼见天下多事了。你既学成文武器，自当卖与帝王家。但不知遇主何年，不胜翘望。”正说话间，忽见小伺牵一骏马，向李生道：“郎君马在此了。”李生道：“韩兄，小生不惜千金，买得此马，你试一赏鉴。”韩生道：“果然好马。你看他竹批双耳，镜夹方瞳，我再赞他一诗何如？”李生道：“愿闻。”韩生随口题道：

鸳鸯赭白齿新齐，晚日花中散碧蹄。

玉勒乍回初喷沫，金鞭欲下不成嘶。

李生夸道：“真乃佳作，如爱此马即当进上。”韩生道：“既欲共之，只得留下。多谢了。”李生道：“苍头，把这马送到韩相公厩中去。”苍头应声去了。韩生道：“李兄，我们到门前闲玩一回何如？”李生道：“使得。”二人刚出门来，只见一伙人，携着笙管笛箫，急忙而过。韩、李二生问道：“你们那里去的？”众人道：“我们是御前供奉人，皇帝爷与贵妃娘娘，要往乐游园赏春，如今去教坊司点名哩。”二生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随后又一班人，慌慌张张，各执乐器而走。二人又问道：“你们往何处去的？”乐人道：“我们是杨相国家乐人，相国爷与诸姨们，要游秦川，如今去府中点名哩。”二生道：“却又如此。”李生向韩生道：“往年天子行幸，赐长安士民，大酺三日。我们虽不得侍驾，也去游玩一番。今日暂别，至期同行，请了。”正是：

蓬莱阁下是天家，上路新回白鼻驹。

急管昼催平乐酒，春衣夜宿杜陵花。

且说内使高力士，现授右监门卫将军之职，殿头供奉班首，传宣是明皇最宠信的内使。到了花朝，早来伺候。说：“今日圣上同贵妃娘娘行幸曲江，闻得国舅和那虢国夫人们，也去游赏。或者中道相逢，又不知几多恩泽哩。”道言未了，只见有两个宫娥笑嘻嘻走将来。却是怎的？不免前去问他：“宫娥，御驾今日

游春，此时贵妃娘娘，像是未动身。你道圣上如何却这般宠他？”宫娥道：“高公公怪他不得，去年重阳，我随去绣岭宫登高，娘娘醉了，我也就戴在他头上哩。”高力士道：“调谎，娘娘若醉了，不知多少人扶着，怎么戴在你头上？”老宫娥道：“听他扯淡，他折得一枝醉杨妃菊花，戴在头上，说是娘娘一般。”高力士道：“这算不得。”小宫娥道：“我前几日，春色困人，略与娘娘睡一睡，委的是好。”高力士道：“一发胡柴，娘娘如何与你睡？”老宫娥道：“他赖风月，前日在书几上，偷得本郭舍人《壶谱》投了个‘杨妃春睡’，就说与娘娘一睡。”高力士道：“如何算得呀。”

隐隐闻得脚声。“想是圣驾来了，我在此伺候，你们且速避去。”宫娥道：“使得。”只见圣上与贵妃同至。明皇向贵妃道：“朕与卿遇此月夕花晨，正好天行云从。”贵妃道：“臣妾愿同观瞻。”高力士跪倒说：“百花院采得千叶绯桃进献。”明皇道：“妃子，此花既可销恨，又足助娇，朕与你戴上何如？”随将花戴于鬓边，说：“果然鲜花，更添秀色。”高力士禀道：“奴婢奏上，早已传旨，銮驾司列仗，光禄司排筵，金吾卫清道，宜春苑演乐，俱各齐备。”明皇道：“启驾前行。”只听那外厢，群呼万岁，声到龙耳。分付道：“金吾官，不得惊动都人，由他瞻仰。”众应道：“领旨。”又谕高力士道：“传旨到曲江南苑去。”高力士道：“领旨。”只见銮驾风辇，一拥而去。

且说国舅与虢、秦二夫人，一簇男女，往秦川进发。一路上说笑欢腾，香气盈陌，锦绣迷目。只顾游玩，尽有落翠遗钿的，也有失帕抛巾的。惹得那观人夸他富贵，羡他豪盛，声满花尘。忽听杨国忠分付道：“家奴们，你们五家，每家一队，不可混杂。”众人应道：“晓得。”又向前一望问道：“那一片绿的，是何处？”众役道：“是秦川。”分付道：“催往前去。”众应道：“晓得。”这且不表。

却说圣驾正行，闻得一声喧哗，问道：“是何处喧嚷？”高力士奏道：“是杨丞相、大姨八妹们游春到此，朝谒圣驾。”明皇道：“传他进见。”那杨国忠得旨，近前跪倒：“臣杨国忠见驾。”二位夫人跪下说：“臣妾虢国、秦国见驾。”明皇道：“卿等平身，今日之游，乐乎？”三人齐答道：“陛下恩波，俯及臣等，乐事仰同。”明皇道：“今春乍雨乍晴，不寒不暖，真好天气。”两位夫人道：“陛下元德格天，圣母徽仪应地，自当雨师效驾，风后扫尘。”明皇道：“可命梨园子弟，与谢阿蛮、王大娘辈，各随本技，一路承应前去。”高力士将旨传出，只听哗啦啦琵琶声、支支笛儿、骨冬冬羯鼓、悠扬扬玉箫，一派笙管齐鸣，许多箏琴并奏，忙杀了梨园子弟，累坏了歌舞娇娘，烘动了一街两巷，共去观瞻。慌张了老叟幼童，齐来窥探。果是繁华，真个热闹。高力士方敢奏道：“日御暂停，夜筵已启，请圣驾回宫。”杨国忠和虢、秦二夫人说：“臣等趋送。”明皇道：“不消了。”只见圣驾一拥回去。杨丞相等，亦催回府去了。这正是：

古来徒羨横汾赏，今日宸游圣藻雄。

第 2 回

章台愁锁怀春女 曲院欣逢悄意郎

话说李王孙改名藏姓，旁人总不知道来历。家有万贯，地有千顷，使奴唤婢，结客宴宾，极是豪侠一流。家中有爱姬柳氏，却是他自幼养育起来的，安于章台别墅。手下有个心腹侍婢，名唤轻娥。一日，当花朝时候，不免有些春愁，怎见得：

柳含烟，花蘸雨，春色已如许。绣户罗帏，探取起还未。他侍娇倩人扶，懒听人唤，是何处流莺双语。

——调《祝英台》

柳姬道：“奴家柳氏，长安人也，从小养育在李生家。他交游任侠，声色自娱。奴家年方二八，尚在待年。我女侍数人，只有轻娥粗通文义，颇识人情，却也那晓我心事来。”轻娥道：“姐姐你清歌善舞，尽可博欢，有此才貌，将来自然嫁个俊俏才郎，有什么心事来。”柳姬道：“我性厌繁华，情耽文墨，况且我郎君暂称豪俊，每爱仙游，那桃夭之期，知在何日。这些时，日暖风恬，花明柳媚，好恼人的春色也。”轻娥道：“门色初高，晓妆久待。双鸾镜，九凤钗，燕脂螺黛，俱在此了。我看你星眸半掩，笑靥懒开，还像是春梦未醒的光景。你梳妆起来，我与你再把眉儿重描一描。呀，到似一段春愁扫不开的模样。柳姬梳妆已毕。“那杏子衫，茱萸带，凌波罗袜、镂麝金裙，也都在此了。可试穿一穿。”柳姬穿完，说：“我且下阶行行，可好看么？”轻娥道：“只是围带宽些，想是腰肢瘦损了些。”柳姬道：“那画阑杆外，簇簇摇摇的是甚东西？”轻娥道：“这是云影和那花荫。你看这豆蔻花，就是我姐姐模样。再看这满床丝竹，已被尘埋。想你近

来，弦管也都生疏了。姐姐这两日不到门前那银塘上，草都青了。我看你许多幽怀，何日得金屏射雀，才得欢容。”柳姬道：“我便是李家人了，如何能有那日。”轻娥道：“我们游玩半日，天色将暮，且与你回绣阁去罢。”正是：细树含残影，春闺散晚香。

到了次日，柳姬起来，梳妆已罢，忽想起一事，说：“轻娥，我曾许法灵寺绣幡一挂，前几日绣得大半，没情没绪，又丢下了。今日清闲，乘此春和，正好做完，你再添些香去，烹茶来。”轻娥道：“姐姐，牙尺剪刀，金针彩线，俱安在阁子上，沉水香也放在炉里了。我再去烹茶拿来。”柳姬才把幡儿拿起，绣了一回。说道：“奴家如此虔心，或有灵应，也不可知。”只见轻娥走来，说：“姐姐，茶在此，你的幡绣完了，先挂起来看看。”随将幡悬上，说：“呀，你看光彩迷目，锦色迎人，好一挂幡儿。”柳姬道：“轻娥，后日是黄道吉日，你可去法灵寺，寻悟空老师，办些香水挂在佛前。”轻娥道：“晓得。”柳姬道：“我前日教你曲儿，你记得么？”轻娥道：“这几日姐姐不去理会，轻娥也忘记了。”柳姬道：“趁着无聊，试再教你一番。”重新又教唱数回。轻娥道：“多谢姐姐指教。你看，春气余寒，转添愁绪。那红楼之外，浓李落梅，都是些长安仕女，与你倚阑遥望则个。”柳姬一探，说道：“你看，轩车映日过，箫管逐风来。”轻娥道：“姐姐，若非邯郸友，便是洛阳才，待我把帘儿卷起。”忽听一片马嘶，说：“姐姐，那西郊头一个少年郎，骑着匹马，敢打从此间过哩。”柳姬道：“是那骑紫骝的白面郎么？把帘儿放下来。”

且说韩生游春回来，经过此处。说：“这是章台之下，方才楼上的人儿，想在此了。”因下马来，分付小厮：“你且牵马回去，我随后步来。”小厮应声去了，韩生道：“门开在此，待我窥看。呀，有这般好楼阁哩。雕阑十二，真个好观。”听得楼上说：“姐姐，那碧桃花开得烂漫也。”说完笑了一声。韩生道：“可谓

一笑东风放碧桃了。”轻娥道：“门外为何犬吠？我去看来。”下楼来，见了韩生在那里探望。“呀，是谁家郎君，辄敢到此。”韩生道：“便是瑶池蓬岛，也须有路。”轻娥道：“谁引你来的？纵瑶池有路，恐无青鸟。”韩生道：“小娘子就是王母使者了。”轻娥道：“呸，你错想三偷阿母桃了。”韩生道：“小娘子，岂不闻，‘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’。”轻娥道：“我又不是郑康成家婢，谁与你诗云子曰。”韩生道：“小生寻春，郊外迷路到此，愿借琼浆，以慰消渴。”轻娥道：“且不要忙，我去问姐姐，肯时擎一瓯与你。”“姐姐，门外便是那骑马的少年郎在此，你嫁得这般一个也勾了。”柳姬道：“这丫头是甚说话来。”轻娥道：“他道是‘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’。”柳姬道：“他可知道‘岂不夙夜，谓行多露’吗？”轻娥道：“茶借他一杯也无妨。”柳姬道：“你与他有甚往来？”轻娥出外道：“快去，快去，偏你会说诗，我姐姐道：‘岂不夙夜，谓行多露’哩。”韩生道：“借茶何如？”轻娥道：“他说了，你与他有甚往来。”竟自转去，说：“姐姐，我们掩上门自去也。”正是：“日暮且归去，江城未可邀。”

却说韩生，自忖道：“这是我邻近人家，到不知有这般绝色。好令人惊魂动魄，须索打听一番便了。”

第 3 回

佛殿中欣传玉合 幽闺里巧露机关

话说法灵寺，有许多尼僧住持。每日里有那士人随喜的，也有女眷们还愿的，来来往往，甚是热闹。到人散之后，未免也有些偷情的勾当，从来女庵中断无清净的。有词为证：

身如杨柳面如花，削发披缁学出家。道是佛胎容易结，年年生个小呱呱。

——右调《诵子令》

其中有两个小尼，一个名唤法云，一个名唤慧月，清晨起来，开门洒扫。法云说：“师弟我这法灵寺，是先朝长孙娘娘盖造的，香火最盛，如今春明景和，多有烧香仕女，随喜官员，都要来此。师父下山去了，且与你打扫殿堂，开门等候则个。

且说轻娥领了柳姬之命，迤迤行来，说：“此间已是法灵寺。只听得鸣钟击鼓，想禅师们都在殿上了。不免径入。列位师父万福。”法云道：“呀，柳娘子家轻娥姐，为何到此？”轻娥道：“我姐姐向日许下佛前绣幡一挂，今日特还前愿，命我来此，拜上老师父，酌水焚香，通个意旨。”法云道：“家师不在荒山，我们就此行事。”随将法器动了一回，说：“轻娥姐拈香，待我宣疏跪读：窃以金仙出世，启震旦于东方。宝律披文，衍恒河于西界。仰凭法力，缔结良缘。南瞻部洲，大唐国长安，李门柳氏，向许本寺世尊座下，绣幡一挂，今遣侍女轻娥，持贳信香，拜还前件。伏愿韦陀尊者主盟，忍辱仙人普化，过去未来兼现在，明证三生，多福多寿亦多男，消除百难。又愿轻娥，就为厮养妇，也偕鸾凤之欢。若近主人翁，常跼鹭鸶之步。”轻娥道：“佛前休得

取笑。”慧月道：“好好，幡挂起了，再与你祝赞祝赞。四天神女献花来，八部龙王大会斋。小姐今春还捉对，轻娥明岁定怀胎。”轻娥道：“经上那里说怀胎。”慧月道：“我念的胎骨经。”礼佛已毕。“师兄，你去收拾，我陪轻娥姐阁上廊下行行。”法云道：“使得。”慧月说：“轻娥姐，随我来。你看，这是潮音阁。那是诸位禅院，转去就是回廊。”轻娥道：“果是幽清。”慧月道：“山门下又有人来也。”

却说韩生，偶然闲步，经过禅林，说：“你看，朱门半开，已到法灵寺了。那前面有一女娘，见了我，怎生若惊欲避。却是半面低回，又似恼还喜的光景，却是为何？呀，我那里曾遇他。想了一想：“似红楼下那女子一般。且住，天下有这等厮像的么？”那边轻娥亦低头暗想，说道：“郎君像曾见来。”韩生迎着道：“小娘子拜揖。”轻娥道：“相公万福。”慧月道：“韩相公，荒山募缘疏头，要请大笔。古人云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就是你家孔圣人，也重我们。”韩生道：“怎见得？”慧月道：“你不见孔圣人叫做仲尼。”韩生道：“使不得，呵佛骂祖。”慧月道：“师兄取茶，再不见来，我催一催去，你们坐坐。”韩生道：“小娘子，记得小生那里相遇来？”轻娥道：“今偶相逢，原无半面。”韩生道：“数日前寻春郊外，章台之下，红楼之上，曾遇小娘子来。”轻娥道：“你说曾到章台，可知此间从何处去？”韩生道：“在柳市南头。小生那日借一杯茶，兀自不肯，就把门儿锁上了，也太绝情。且问小娘子，何事到此？”轻娥道：“为挂幡而来。”韩生道：“原来为此。敢问宅上小姐无恙么？”轻娥道：“承问何为？”韩生道：“小生居止，原与章台相近，虽非西第之宾，实慕东家之子。”轻娥道：“相公差了令头，只似想做春梦也。我姐姐冰清玉洁，莫认东家之女。”韩生道：“小生马上遥望，尚未分明，像也不见何如。”轻娥道：“我家姐姐貌如西子，色比王嫱，正当二八之年，堪称窈窕之女。”韩生道：“果然这般，敢是未成人哩。攀

话良久，到不曾动问小娘子谁家宅眷？”轻娥道：“妾是万岁街李王孙家女郎。”韩生道：“呀，原来是我好友家。失敬了。”轻娥道：“适闻长老叫韩相公，敢是与我郎君相契的韩君平么？”韩生道：“就是小生。”轻娥道：“郎君常道相公才貌来。”韩生道：“多承奖饰。那红楼上小姐是谁？”轻娥道：“便是李王孙柳姬，因他性好幽闲，别居在此。韩生道：“是人传的章台柳么？”轻娥道：“正是。”韩生道：“如此小生枉劳神了。你小姐年已在时了，李郎怎生只放闲他？”轻娥道：“相公又来劳神，他好事也只在这早晚了。”法云走来道：“你们在此话长哩。”韩生道：“长老，小生有一个小玉合，原是族中韩休相国家的，欲托令师换数百文钱，以为杖头之费。”法云接看道：“好玉合。轻娥姐，你看，气吐白虹，文雕彩凤。虽然径寸，便是连城。”轻娥道：“我姐姐妆奁中，玉导金篦都已有了，正少个玉合儿。”韩生道：“便奉小姐，聊充膏沐。”轻娥道：“自当奉价。”韩生道：“小娘子告别了。长老拜上令师，改日再访。”法云道：“多慢多慢。”轻娥亦道谢而归。正是：

细蕊浓花满目班，忽闻春尽强登山。

因游竹院逢僧话，偷得浮生半日闲。

话说柳姬，打发轻娥挂幡去后，独坐无聊，说：“轻娥料想也就回来，我且在绣帘下等候片时。”只听得外面有人说话，一个问：“往韩君平家从那边去？”那个答道：“柳营西去便是。”少迟，又有一个问信的说：“俺是高常侍，去访韩相公。王摩诘员外、孟浩然山人去了么？”有人应道：“有两位过柳营去了。”柳姬俱听在耳中。“呀，又是访韩君平的。那韩生在长安作客，末路依人。幸他们前犹多长者之车。有此才学，愁不名登天榜。得与他婚配，真好福分。我想起李郎，珠围翠拥，何惜我一人。虽有此意但怎好说出口来。你看那飞絮横空，香尘扑地，好春色都辜负也。吾闻‘士羞自献，女愧无媒’。罢罢，我终是笼中之鸟，